

寻访

为铁道兵烈士寻亲

## 编者按

1974年至1984年,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,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条长476.54公里的南疆铁路。为此,铁道兵部队共牺牲官兵268人。但因客观条件的限制,他们大多被战友匆匆安葬在铁路沿线。

直到前几年,在铁道老兵的建议下,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人民政府拨款1250万元,修建起铁道兵烈士陵园,把分散的12处零散烈士墓迁移至陵园,并开启了“为铁道兵烈士寻亲”的征程。

上一期,我们的记者前往益阳市南县,帮助杜三元、刘谷生和彭正庚三位烈士找到家人,并通过全媒体发稿,让更多牺牲湘籍铁道兵战士的亲人和朋友获知了这一消息。短短几日,我们已经收到数百条读者留言和线索——寻亲的脚步不停,此次,记者就兵分两路,前往永州市东安县和宁远县,为病故及牺牲在南疆铁路的战士周玉国和刘和平寻找家人……

第二站  
永州东安

战士周玉国儿子的回忆——

# 苦寻四十年,如今方知父亲魂归何处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吴迪



得知父亲的安葬地,周勇(左三)将带着家人前往新疆祭奠。



扫一扫,分享周玉国的生平故事

2018年8月2日,对许多人来说是平凡的一天,但对于永州市东安县的周勇来说却意义非凡。

这一天,因为《今日女报》官方微信推送的一篇稿件,让周勇圆了一个数十年的寻父梦。

一大早,周勇的手机就收到了朋友转发的一条链接,点开一看——“求转发,求扩散!为19位牺牲在南疆铁路的湖南籍铁道兵……”

“铁道兵”三个字,对周勇来说,太有分量!他连忙打开链接,仔细查阅文章里的寻亲名单。果真,父亲周玉国的名字就在其中。

“奶奶,我终于知道我爸葬在哪儿了,您老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!”周勇放声大哭。

44岁的周勇自出生起便与父亲离别。小时候,母亲只告诉他:“你的父亲是位铁道兵”。

但在周勇的生命里,素未谋面的父亲却像是一个传说——他什么样子?性格如何?甚至父亲是什么时候过世的?周勇一概不知。

8月5日,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赶到了东安县。见到记者,周勇特别激动,他说:“感谢今日女报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”

为了更好地还原父亲的一生,周勇将二叔周玉球也请到了家里。

“我们兄弟四人,除了老二顶了父亲的职,其余三人都参了军。”周玉球回忆,周玉国是家中老大,生得英俊,脑瓜也灵泛,很招人喜欢。在学校里,他总是当班长。一直读完了高中,他才去参军。

周玉国不仅学习成绩好,感情缘分也来得特别早。他和妻子是高中同学,情投意合。

1969年,周玉国参军入伍,因为有文化,便成了一名修理兵,负责修理汽车和机械。周玉球说,当兵多年,大哥到了很多地方,在四川、北京都驻扎过。1973年,他妻子还到四川探望周玉国,并怀上了周勇。

1974年,周玉国奉命前往新疆,修建南疆铁路。“在那里,大哥很受赏识,被任命为副排长。”周玉球说,后来,周玉国还即将被提拔为排长,“任命书马上就要下来了,结果意外还是先来了一步”。

周玉球从大哥战友那里得知,因水土不服加上过度劳累,大哥最后患上了心脏病和肾炎。

1976年,儿子周勇才两岁,周玉国就病逝了。“后来我们清理部队上送回来的遗物,

看到他当时拍的照片,人都已经浮肿了。”周玉球说,从儿子出生到自己去世,大哥从未离开新疆,一直为南疆铁路奉献着。

父亲的离世,对年幼的周勇来说是残酷的。他年仅4岁,母亲改嫁,一人去了黑龙江省。8岁时,爷爷去世,只剩下周勇和奶奶雷月娥相依为命。

周勇说,那些年自己过得很苦。初中毕业后就外出务工了。他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件事——寻找父亲的墓地。可当时部队通知他们周玉国去世的消息时,家里没有条件去新疆祭拜,所以一直不知道他葬在哪里。

成年后的周勇唯一一次获得父亲的消息,是20岁那年。他偶然得知,同学的父亲李大改和父亲是战友。当时正值寒冬,李大改就和周勇约定,第二年春天一起去新疆寻找周玉国的墓地。结果,第二年,李大改因病去世,唯一的线索也断了。

1993年,周勇的母亲从黑龙江省回到了东安县。母亲临终前,每天唉声叹气,希望知道父亲到底魂归何处,“没有拜祭过父亲,这是她一生的遗憾”。

好在,8月2日,朋友转发给周勇的新闻链接又一次燃起了这个家庭的希望。尽管奶奶和母亲都已去世,但他会带着家人的思念去拜祭父亲。

第三站  
永州宁远

烈士刘和平弟弟的回忆——

# 哥哥为爸妈买大衣,没等寄出就牺牲了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周纯梓

时隔35年,再谈起儿子刘和平牺牲的往事,永州市宁远县年过八旬的老母亲李运荣控制不住情绪,不停的落着泪。

刘和平的弟弟刘和生告诉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,为了不刺激母亲,父亲去世前,全家人从来没有提过哥哥的任何事,所以也没有人敢提出要去新疆寻找哥哥的归葬之处。

在刘和生的印象中,比他大9岁的刘和平性格十分温和,在家里从不与人争执,“像小姑娘一样”,总是挂着一张笑脸,“以前他每天都背着我、抱着我到处玩”。

刘和平初中毕业后,每天都会在家帮父母务农。当兵后,因为勤劳踏实,人缘特别好,便被留在了团部工作。刘和平没有辜负团长的栽培,工作十分出色。

刘和生向记者展示了刘和平当年被部队授予的一枚三等功奖章,“这是1981年时授予的,同批军人中只有我哥哥获得了奖章”。

1983年正月,刘和平回家探亲。期间,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,“约好次年退伍就回来结婚,没想到,三个月后,哥哥牺牲了”。

这么多年过去,李运荣始终忘不了收到刘和平牺牲消息的那一天。村支书带来了许多“客人”,同时也带回了刘和平牺牲的消息。

当时,部队里的高压电线出现了故障,要安排人去紧急施工。李运荣回忆,“本来不是我儿子的任务,连长叫他去别处开会。但为了早些完成抢修任务,身为通讯兵的他主动向领导提出要去一线加班”。

“战友说,哥哥牺牲的时候特别惨!整个人被上万伏的高压烧成了焦炭,已经完全辨认不出面目了!”刘和生说,遗憾的是,由于条件有限,“连个棺材都没准备,就地给埋了”。

一双旧皮鞋和两件崭新的皮大衣,是刘和平为数不多的遗物。哥哥的战友告诉刘和生,这两件皮大衣是哥哥省吃俭用买了准备送给父母的,一人一件,可都还没有来得及寄出。

对刘和生而言,他这辈子都忘不了,当年自己和父亲一起去送探亲队的哥哥上火车时的一幕。

“我哥特别顾家,对父母很好。当时部队

每个月有5元钱,但他回家时给我们带了很多特产,还特意给父亲买了一双雨鞋。送哥哥回部队那天,父亲穿了这双雨鞋,但当时天气很热,哥哥嘲笑了父亲,让父亲很生气,两人闹了别扭。”刘和生说,分别时,哥哥很委屈,哭得很伤心,但父亲始终没去安慰。可没想到,这竟是父子、兄弟间的永别。

“我一直想去新疆找找他,但隔了这么多年,已经打听不到他的安葬地。”刘和生说,哥哥牺牲那一年,父母曾坐了整整7天的火车赶到新疆,但还是没能找到哥哥的墓。如今终于有了消息,“虽然母亲年纪大了出不了远门,但我会带着她的心愿,和家人一起去拜祭”。



提起儿子刘和平,母亲的眼眶立马红了。



看视频,听刘和平的母亲和弟弟回忆往事